



最近，報章上出現了「卜卜齋」的詞兒。許多青年人不知道卜卜齋是什麼，它就是私塾的另一個稱呼，存在於戰前。戰後基礎教育普及，私塾/卜卜齋已經消失了。

戰前的三十年代，我曾受教於一家叫「南方書院」的私塾。名堂大，實則只有一層樓，一個教師。上午唸四書五經，下午讀算術和英文。校長兼教師姓潘，上午的課他包辦，下午另有一兩位兼職的英文和算術。

上課之前，潘校長站在門前，拿着一把戒尺，要入學的學生唸一段四書五經，沒有唸好，便打手心。卜卜有聲，因叫「卜卜齋」。

作為未到十歲的小孩子，讀艱深的四書五經，似懂非懂，囫圇吞棗，有苦自己知。因此每天都是媽媽拖着我去前街上課，十次有六七次都要受戒尺之刑，所以對卜卜齋的印象十分深刻。

因為我家住在深水埗，這家私塾便在同一條街內。而且當年香港教育十分普及，文盲眾多，能上小學的已是不錯。

後來母親病逝，我回到鄉下依靠外祖母，反而能在家鄉就讀正規的中小學，這是後話。

卜卜齋也有若干好處，就是學會背誦。許多唐詩宋詞，「古文觀止」，都是在童年時既學且背的。雖然對內容不大理解，但「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吟詩亦會吟」。雖然有點誇大，但童年時背下來的若干古文詩詞，對今天在寫作中運用典故成語，竟是有千有用。看現在有的作者寫文章乾巴巴的，不善於加插若干典故，便覺得當年打手心的「卜卜」有聲，換來今天善於運用詞語與講話於寫作之中的好處。手心的痛，訓練今天寫作的得心應手，十分值得。



有不少學問曾被冠以「偽科學」之名，玄學亦是其中之一，常被冠以這樣的名稱。其實我們在說一樣東西是「偽科學」之前，首先應該考慮：這個學說有沒有自稱過是「科學」？如果沒有，何來「偽科學」之稱呢？科學當然值得我們尊重，但重科學之餘，不妨也接觸一下其他的可能。

科學令人嚮往，其中一個原因是它能讓我們通過固定的方法，得到某個固定的「結果」。某程度上，只要我們遵循各個步驟，就可以得到預定的結果。由於可以驗證，我們就對它抱有信心。

玄學中的「應象改運法」，雖然從來沒有自稱是科學的一種，但也有類似的用意，就是從「結果」入手。我們通過命格、卦象推算，得出一個可能發生的事件，如果預言是負面的，甚至是災難性的事情，我們可以利用同類但相對影響較小的事情，來應驗這個「預言」，讓最大的災難不會發生。

舉個例子，如果我們預測到命運即將會出現桃花變化，這意味著已有伴侶者，有可能會與另一半面臨感情危機。但如果用「應象改運法」，則可以建議此人以結婚生子的形式來「應驗」了「桃花變化」的預言，讓桃花以積極正面的方式來「改變」，則能避免分開。

其實這也令我想起一個有趣的故事：有個自稱是算命大師的人，預言自己將會在某年某月死去，而到了這個日子的前一天，他身體卻毫無大礙，不像是會去世的樣子。他為了保護自己的預言，就在第二天自殺。那麼，他到底算不算預言準確呢？各種答案任由閣下自己揣測。如果暫時想不到答案的話，我們不妨放鬆一點，想想正面的「應象改運法」——如果用結婚生子的方法，真的能增進彼此感情，而且又使預言不影響自己的心情，求個心安，有何不可？

卜卜齋

光陰易逝，歲月如梭，回憶八十年前的卜卜齋，回憶先母拉着哭泣的我，前往這家打手心的「卜卜齋」，竟是溫馨的而不是恐怖的回憶。親愛的嚴母，嚴厲的潘老師，當在天堂看着我這個今天已是風燭殘年的老兒子、老學生，還是沒有辜負他們「卜卜」的教導的。

是偽科學嗎？

想當年，由於經濟滯後、物流梗阻等原因，不單水果罐頭，很多普通食品，城鄉居民往往也有錢買不到。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，應該不會忘記，就是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城鄉商店、商場裡賣的罐頭，還是那種一個模樣、十分難開的鐵皮蓋、玻璃瓶。有時，人們有點開錢，下決心買回一瓶罐頭，不是瓶內的液體已經渾濁，便是瓶蓋的鐵皮已經生鏽。即便如此，照樣吃得有滋有味有快感。

今非昔比。物產豐富、物流便捷。前日午，我信步走進城裡一家超市，但見商品琳瑯滿目的貨架上，不同廠家、不同品牌的糖水梨、糖水黃桃、椰果罐頭、中華珍寶罐頭、雜錦水果罐頭等，應有盡有，目不暇接，秀色可餐，吸引眼球。規格有大有小，淨重有250克、450克、760克不等。瓶子造型各異，有圓的，也有方的。而不管是方是圓，都已經不再是幾十年前那種高度與直徑差不多的「醜陋型」，而是高度二倍或三倍於直徑（邊長）的「苗條型」。且瓶蓋上印有「CLOSE—→OPEN」（關—→開）字樣。不論男女老少，想吃任何一種罐頭，都可以一旋即開。不僅如此，有的還在罐頭瓶口「頸部」加裝一個白色塑料提環。罐頭吃完了，瓶子可以充當「旅行杯」，物盡其用呢。

回首望，不過短短幾十年，實乃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值得記憶的往事、勝過往昔的商品，何止是水果罐頭。

雅潔的文字

金聖華教授有新作：《樹有千千花》。書店日前為她舉辦一次新書發佈會，筆者與李和聲先生恭為主禮嘉賓。李先生能言善道，字字珠璣，語帶幽默，帶起全場氣氛。

我因普通話很普通，準備了講稿。後來再加整理，全文如下：

金聖華教授的《樹有千千花》，可以說，在未結集成書之前，大多數文章我都閱讀過。我是比讀者更早的讀者。

五年前，我為《明報》主編「文化人間」，特地請金聖華為這個版主編「明采」專欄。當時她找到不少名家加盟，如林青霞、林文月等。

她的不少寫親情、友情的文章，都在這個專欄發表的。

她的佳作《老伴頌》，就是發表在這個專欄上，感動了不少讀者。

某次與李天命徐芷儀夫婦聚會，徐芷儀特別提到這篇文章，讓她感動不已。

收入這本書的文章，其中不少也是發表在《明報月刊》的「心田集」。「心田集」這個專欄名，也是她起的。

她後來在《老伴頌》文章中的末尾寫下關於「心田」的詩句：

那時候，他還在
忽然走了，走向何方？
原來，他哪兒都沒去，
牢牢守在我心田，
長夜裡，常到夢中來相會。
這時候，他不在，
忽然來了，來自何處？
原來，他從未離開過，
默默留在我的腦海。
白晝裡，不時念中來相伴。

《明報月刊》擁有一些海外的讀者，認識的、不認識的，讀過她文章的，無不稱讚。金教授為人為文都是再認真不過的。大抵她本身是一個翻譯家，譯筆要求信、達、雅，所以對文字特別用心，可以說達到一絲不苟的態度。我可以用兩個字概括她的文字功力：雅潔。

「雅」，指雅致；「潔」，指簡潔、乾淨利落。這正是清朝大學問家方苞所提倡的文風：清真雅正、謹嚴樸素，「澄澀之極」，「自然而發其精光」。

大意是，文章做得清通、本真、雅致、簡潔，可達到透徹的極致，每個字都閃爍著光芒。金教授的文章，都是有感而發，源自肺腑之言，再訴之簡潔而典雅的文字，是純粹的漢語，具有規範作用，可以當範文來讀。特別是對年輕人、學生，都是值得借鑑，相信可以提高寫作水平。

罐頭往事

前不久，在收看電視劇《海棠依舊》第37集時，一個細小情節吸引了我的眼球：因為癌症復發，第三次動大手術的周恩來總理：處於昏迷狀態。當他醒來之後，表示想吃桃子。可是，適逢冬去春來，不是桃子成熟季節。因為北京城裡買不到鮮桃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只好買來桃子罐頭……這時，屏幕上出現一個特寫鏡頭——一隻白色瓷碗，碗裡放着一把小調羹，一個那種現今已絕跡、直徑和高度相近（約10厘米）的玻璃罐頭瓶。很多觀眾，尤其是年輕觀眾，對這樣一個細節，可能不是太在意。然而，它卻激活了我大腦深處休眠了三四十年、與水果罐頭有關的兩件往事。

1975年底，參軍剛滿一年，還算是「新兵蛋子」的我，與戰友們一道，投身支援九江市近郊水利工程建設。時值寒冬臘月，白水湖上寒風嗖嗖，我們這些青春似火的「大兵」們，誰都不願落後，誰也不甘示弱。挑土的，健步如飛；挖土的，銀鏟飛舞。一個個額上汗珠滾滾，身上熱氣騰騰。中午時分，就地用過連隊炊事班送來的午餐，顧不上休息，接着熱火朝天、你追我趕地忙活來。不知是過於勞累，抵抗力下降；抑或是飯菜不熱，腸胃受刺激，我居然得了冬季很少生發的疾病——痢疾。次日，住進解放軍第一七一醫院傳染科。

因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住院，而且住的是傳染科，心情不免有點緊張，看見開水瓶、洗臉盆等用具上的「傳染科」三個字，心裡就隱隱發怵。那時，部隊醫院主要是對軍人和軍屬服務，因而病人不多。我所住的病房，擺着六張病床，卻只有我一個病號，更是平添了些許恐懼感。一天晚上，病情好轉，閒得無聊的我，望着床頭櫃上戰友們送來的水果罐頭，突然嘴饞起來。可是，當我拿起一瓶罐頭，左瞧瞧，右看看，琢磨着怎樣打開它的時候，頓時傻眼了——為了確保密封，罐頭上面的鐵皮蓋內加了一個白色橡膠圈，親密無間、嚴絲無縫地「箍」在瓶口上。我身邊沒有刀子、起子之類的工具，打開它，無從下手，有力用不上；砸破它，有玻璃渣，不敢鬧着玩。想到去別的病房求助，卻擔心「被傳染」，不敢貿然行動。結果，琢磨了一陣子，只能望而興嘆：罐頭好吃難開！

1979年春節前夕，參軍滿4年的我，第一次獲准回閩北山區探親。那時，就連豆腐之類的商品，都要憑票供應，或者批條購買。很多今天看來再平常不過的東西，在當年那個「票證年代」，卻不是想買就能買到的，哪怕你兜裡很有一些錢。因此，為了表達一點孝心，也為了展示

百家廊

張桂輝

劉嘉玲消費梁朝偉？

劉嘉玲破例參演真人騷《我們來了》，她本來抗拒，要長期面對攝影機多角度拍攝，感覺不舒服，但得好友林青霞的支持和鼓勵，才決定一試，讓大眾看到真實的劉嘉玲；另一目的是拋磚引玉，希望老公梁朝偉受她感染，像她一樣能敞開心扉，參演真人騷。

劉嘉玲雖然抗拒真人騷，但仍全力以赴，並在節目中經常提及梁朝偉，成為報道焦點。最近節目錄影時，又大爆梁朝偉成家大小事務都交給她，她笑稱自己是「萬能主婦」。她又透露梁朝偉不愛應酬，面對陌生賓客會十分CoCo。但最後總結是，正因為梁朝偉個性獨特，才令她欣賞。

外界有聲音質疑劉嘉玲是否過度消費梁朝偉？這個問題可以發酵成公關災難，但因劉嘉玲累積了無事不可對人言的坦誠形象，大家覺得她大情大性，是以不認為她在消費梁朝偉，反而覺得她真，如她不提及梁朝偉大家反而不習慣。當然她亦知道梁朝偉是她的光環，大家對梁朝偉深感興趣，他卻極為低調，要知道他的私生活、習慣、興趣、喜惡、性格、工作、心情，就全靠劉嘉玲擠牙膏式的描述，粉絲如玩拼圖，將零碎資料拼合來認識真正的梁朝偉。

其實劉嘉玲宣傳自己的同時，也在宣傳老公，替他保持見報率，以梁朝偉內向、淡薄的性格，他不會主動宣傳，爭取見報，雖然他實力偶像，擁有萬千粉絲，但低調靜態很容易被淡忘，劉嘉玲就能他無需面對傳媒和粉絲，不費吹灰之力便做了宣傳，多好。更妙的是劉嘉玲說話拿捏準確，不會講她壞話，話題娛樂性強，傳媒樂於報道。所以劉嘉玲可在「萬能主婦」的功能表上，加入秘書和宣傳大員兩個身份。

劉嘉玲與梁朝偉是充滿色彩的「一對夫婦」，一凹一凸，一動一靜，有如金庸武俠小說中的黃蓉和郭靖，性格迥異，但異常恩愛。

行為問題先從非行為治療着手

近來和一鄰居談起，她的孩子本被評為發展遲緩，一直有他的媽媽說：「真的太好了，進步神速呢！」

這位媽媽說：「這太棒了，跟我們說：『其實，是自從一個月，他發燒燒了幾天後，便突然變得健談了。』」

這媽媽不知道我們不吃西藥，有點不好意思地說：「你別告訴其他人，我沒有給他退燒藥，他一直燒到四十一度。」她一定害怕人家覺得「虛兒」，於是她立刻說：「發燒燒到孩子來說也是自然的，你有去上華德福的堂，你應該聽過每發燒一次，孩子又會長一個新技能，你的孩子應該逐步回來這世界了。」她這刻才鬆了一口氣。

接着，我問她說你真勇敢。然後她真的很勇敢地答：「其實我們在用順勢療法，你有沒有聽過？」我說：「當然聽過，難怪你不怕發燒了！」她說：「其實孩子是吃了藥劑之後，開始發燒，那個星期沒有離開家裡，痊癒後說話便多了。原本孩子是被評為輕度自閉及發展遲緩，上星期再去評估，已沒有了自閉傾向，只餘下一點點發展遲緩。」

我說：「你孩子真有福氣，有個這麼開放的媽媽。」她繼續說：「其實順勢療法很多年，年長數年的姐姐是在K3開始看順勢療法，濕疹更爆發得如燙傷般，但之後整個人真的不同了，性格開朗了，讀書也聰明了，作為媽媽是看到這分別的。」現在弟弟要經歷的，她說也有心理準備。

我說：「已在正路了，不用怕。」

另一位是我們在醫院遇到的小朋友，他有輕度自閉傾向，醫師說不用開藥，但每星期要回來做頭骨修正。家長說：「第一次醫師把脈後，說腎經很弱，血都不上大腦，去照X光回來。」媽媽也搞不清楚是什麼事，便帶孩子到化驗所照照片，帶回片後，醫師一看便說，果然是移位了，然後看媽媽看片，孩子的頭骨移位，令經絡不通了。媽媽本來半信半疑，但看了片後又明白了。孩子是早產兒，很瘦弱，又有自閉傾向，但做骨部復健後，媽媽看到成果，也萬萬想不到是頭骨問題。之前試了很多方法，也不大有效。醫師說：「很多孩子也是這樣，但年紀愈小愈容易醫。」



劉嘉玲破例參演真人騷《我們來了》，她本來抗拒，要長期面對攝影機多角度拍攝，感覺不舒服，但得好友林青霞的支持和鼓勵，才決定一試，讓大眾看到真實的劉嘉玲；另一目的是拋磚引玉，希望老公梁朝偉受她感染，像她一樣能敞開心扉，參演真人騷。



近來和一鄰居談起，她的孩子本被評為發展遲緩，一直有他的媽媽說：「真的太好了，進步神速呢！」

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

難得的長假，回北方探望父母。正包餃子，外面忽然響起高亢的哭聲。天氣暑熱，哭聲聽着仍讓人心生寒意。

母親說：「是章鏡在哭，她爸今天出殯，送靈的隊伍剛過過十字路口。」

古老的風俗，送靈的隊伍經過十字路口時，領頭的孝子，要把先人過世後，靈柩祭奠燒化紙錢的瓦盆，高高捧起摔碎在十字路口，以示哀痛。章鏡沒有兄弟，捧盆孝子的職責，由她招贅的異姓丈夫完成。

母親說：「章鏡是在她爸肩上長大的，狼狽一場也是孝道。」

章鏡的父親章文，以疼愛孩子在四鄰裡出名。沒有章鏡之前，章文對鄰居家孩子個個都好。如果這個孩子恰好也跟他投緣，他恨不得能挖出自己的心來，給這個孩子當手爐。

在關中平原，春天的槐花、榆錢，是做麥飯的好食材。榆樹長得高，想捋榆錢並不容易。瘦高個子、微微駝肩的章文，三下兩下，就能攀坐在老榆樹最高的樹杈上，一隻手揪住樹枝，一隻手舉起來，從枝條的頭捋到尾，一籃子滿了，用繩子放下去，再吊空籃子上來。一個上午過去了，去河邊捋榆錢的孩子們，個個籃子堆到冒尖，他才溜下樹，兩手空空，攬着一群孩子回家。

槐花甜美，小孩子們沒有不愛吃的。槐刺卻難對付，刮破褲子，扎破皮肉，是常有的事情，饒是章文辦法多，帶上針織的勞保手套，腿上手腕的綁繩，一天下來，家家的孩子都有槐花吃了，章文的兩手兩腿，總是血跡斑斑。有熱心的鄰居大媽看不去，忍不住感嘆，章文對娃們這麼盡心，會有好報的。

是啊，娃們雖然小，到底都有良心。章文家在鄰里輩分低，跟他同齡的人，差不多都是叔叔輩。按輩分算，孩子們本該都叫他一聲章文哥，但實際上，都叫他章文叔，這裡面淨重愛戴的意思，再忍不住感嘆，章文對娃們這麼盡心，會有好報的。

小一輩長起來的孩子們，再也沒有遇到過這麼好的鄰居大媽。其中有一個壓低了聲音說：「章鏡這個傻孩子哭得這麼大聲，她現在竟然不知道，是她爸抱著回來的。」

章鏡已經上中學了，用錢的地方多，章文不想孩子手緊，想多掙一點。後來鄰居都說：「章文的病根就是在糧庫裡害下的。」

經營過莊家的人都知道，陳年的麥子，土特別大。一揚起來，鼻子喉嚨眼睛都受不了。章文辦法多，又是口罩又是帽子又是眼鏡，幾個禮拜忙活下來，人瘦了一圈不要緊，咳嗽聲便再也沒斷過。也是從那時候起，一年四季，不管白天黑夜，口罩成了章文最難不開的物件。又扛了幾年，去醫院檢查，說是肺癆，讓回去好好吃藥，好好養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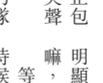


明眼不過。聽習慣了，周邊的大人們也覺得理所應當。輩分的事情嘛，可以放放，大小倫理在真摯實意面前，總歸不是最重要的。等後來有了章鏡，章鏡就是章文的天，就是章文的地。章鏡小的時候，趕集廟會看大戲，章文的肩膀，就是章鏡最柔弱的座位。等章鏡小學都快畢業了，鄰居們還常常能看見章文用肩膀馱着章鏡放學歸來。

章鏡是個小妖精變的，一會兒要這個一會兒要那個，章文從來都是笑呵呵的，從腰裡掏錢去買。有鄰居說，你也該攢些錢把房子收拾收拾，章文咧咧嘴一笑：「我多跑幾趟就掙出來了。」

章文在搬運隊上班。高速公路還沒修通之前，搬運隊的生意尤其好。搬運隊的活多得幹不過來。章文膀大腰圓，一兩百斤的包裹扛起來，腳下生風。一個班下來，他的搬運量比一般的工友能多出小一兒兒。後來高速公路修通了，生鮮的貨物就直接運走了，搬運隊常常一响一响地閑坐。

有一回，在糧站工作的老余晚上路過章文家，帶了一個好消息。糧站有幾萬斤陳糧要清理，想請幾個人手去幫忙騰挪。第二天老余到了糧站一看，只來了章文一個人。章文邊給老余發煙邊說：「這點活，我一個人加幾天班能幹完，不誤你的事。」老余想想也就沒再多話。



近來和一鄰居談起，她的孩子本被評為發展遲緩，一直有他的媽媽說：「真的太好了，進步神速呢！」